

政治演讲语篇中人际意义的政治语言学研究

——以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文本为例

张 森 刘风光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摘 要: 以 M.A.K. Halliday 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语言具有三大元功能, 并基于语言的人际元功能建立了人际意义系统。本文从政治语言学视角出发, 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 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文本为例, 从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人称系统三个层面分析政治演讲语篇中演讲者如何借助语言的人际意义准确传达政治交际意图并最终达到政治交际目的。

关键词: 人际意义; 国情咨文; 政治语言学

DOI:10.16838/j.cnki.21-1587/h.2018.03.006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948 (2018) 03-0027-08

2018年1月30日晚,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发表了任内首次国情咨文演讲, 除了梳理自己过去一年来在美国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重申“美国优先”; 特朗普还在国情咨文中把中国定义为对手 (rivals)^①。有分析认为, 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意味着冷战后美国最大的一次战略重心转移 (滕建群, 2018:34)。本文试从政治语言学视角, 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 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情咨文文本为例, 分析政治演讲语篇中如何通过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人称系统的应用实现政治语言的人际意义, 从而为演讲者的政治交际目的服务。

一、国情咨文的政治语言学阐释

国情咨文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演讲, 诞生于18世纪末的美国, 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是美国宪法中规定总统必须履行的义务, 也是“美国总统各类演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讲话” (洪迎春, 2012:52)。其核心内容是由总统向国会报告当前国内外形势并阐述政府在未来一个阶段的施政纲领。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说服听众接受并支持总统的观点和政治主张, 并按照政府预期的方式付诸行动。国情咨文并非美国的专利, 包括俄罗斯、菲律宾等在内的总统制国家也都有发表国情咨文的惯例 (王海峰, 2005)。国情咨文的地位堪比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 (郝瑞松, 1993:59)。从政治语言学角度看, 国情

咨文不仅是包含丰富政治信息的政治文本, 由总统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本身亦是总统本人 (代表政府) 与包括各位国会议员在内的广大听众进行政治交际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总统作为政治交际的主体, 为确保政治交际顺利进行, 赢得听众的支持和拥护, 就需要借助“特定的语言 (言语) 手段”与听众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通过政治演讲中的语言运用, 努力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政治交际意向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интенция), 获取政治权利并最终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 (孙玉华等, 2015:4)。换言之, 总统在演讲中所采取的语言手段 (言语行为) 是否得当, 将直接关系到听众对总统本人及其政治主张的认同程度, 有时甚至可能影响到一些具体政策的施行。另一方面, 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又在客观上限制了总统进行国情咨文演讲的内容和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 对国情咨文等政治演讲语篇中人际意义的分析侧重研究语言的政治性; 究其根本, 是对语言与政治共变关系^②的研究 (孙玉华等, 2015:2)。

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功能

(一) 语言的三大元功能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代表人物Halliday (1994: 152) 提出, 语言作为意义系统具有三大元功能 (又作“纯理功能”), 即概念 (ideational) 功能、人际 (interpersonal) 功能和语篇 (textual) 功能。

作者简介: 张森, 男, 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语言学及语用学; 刘风光, 女,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语用学、文体学及语篇分析。

在交际实践中,系统功能语言学通常将语言看作意义系统(杨信彰,2007:2)。其中概念功能往往通过及物性(transitivity)、语态和作格性(ergativity)与交际主体的语言世界图景直接相连,用于揭示交际者内心世界的经验过程或其对外部世界各事物间逻辑关系的认知与理解;故又称“经验”功能或“逻辑”功能(胡壮麟等,2005:13;王冬梅,2008:175)。人际功能主要借助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人称系统等体现不同角色交际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旨在通过语言使用来影响他人甚至改变世界(王和私等,2013:50)。语篇功能则是以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cohesion)等构成性规则为依据,用语言本身与其使用者来创建连贯而符合情境的语篇从而服务于其他两个元功能(即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的同时意义选择(黄国文,2000:18;苗兴伟,2004:5)。

尽管在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的跨学科研究中,可能会对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各有侧重,Halliday强调,语言的三个元功能之间既无先后顺序,亦无主次之分,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转自胡壮麟等,2005:13)。

(二) 人际功能与人际意义系统

人际功能作为语言的三个纯理功能之一,“是讲话者作为参与者(as intruder)的‘意义潜势’,是语言的参与功能。”(胡壮麟等,2005:110)人际功能体现在人与人之间为达到特定交际目的而进行的语言交流中,其实现过程可以概括为交际者借助语法中的人际意义系统通过语言交流的互动行为完成(1)物品与服务(goods and services)的交换或(2)信息(information)的传递。人际意义系统由Halliday(1994)基于语言的人际功能建立,包含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

语气系统根据句子中主语和限定成分的位置先后将句子划分为陈述、疑问、祈使等不同语气,再通过句子语气以及句中作限定成分的情态助动词等的使用表达一定的人际意义(胡壮麟等,2005:118-119)。

情态系统则是从情态(modality)和意态(modulation)两个不同侧面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情态重点关注信息交流中命题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频率,意态主要涉及物品和服务交换中话语所体现的义务和意愿(张德禄,2004:58-59)。情态系统作为表达人际意义的重要手段和实现人际功能的语义载体,不仅可以表明交际参与者对特定事件的观点和态度,揭示说话人在话语中隐含的交际意图,还可以反映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社交距离和权力关系等(李杰 钟永平,2002:14)。

此外,Halliday(1994:191)指出,人称系统

(person system)也是表达人际意义的重要途径之一,包括人称代词(pronoun)和物主代词(possessive)。

(三) 政治交际与人际功能

政治语言学研究从人的语言性出发,将政治交际视为体现语言与政治共变关系的重要途径。政治交际的实质可以被理解为人、语言与政治世界三元并立的主体间性对话和互动过程,政治交际中的语言运用在客观上具体表现为政治文本或政治话语(彭文钊,2017:26-27)。参照保罗·利科(2015:148)的观点,政治文本可以被看作是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政治话语,而“政治话语是政治文本言语化的、作为政治交际事件的言语活动”(孙玉华等,2015:4)。二者同是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并共同构成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

政治交际的参与者既可以是政治领袖,也可以是国家、政党、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具有不同身份认同的行为体。俄罗斯学者丘季诺夫主张将政治交际作为政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将“政治交际完结的言语作品”定义为政治语篇(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转自孙玉华等,2015:2-3)。总统演讲作为政治语篇的主要形式之一,通常具有一定的交际意向(郑东升 刘晓杰,2010:75)。政治交际主体借助政治话语中的意义潜势表达人际意义,从而对听众产生影响,以实现特定的人际功能,达到政治交际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政治语言学视阈下关注政治交际中的语言运用问题,一方面会对语言人际元功能的实现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亦将直接关系到政治交际意向能否最终达成。

三、政治演讲语篇中的人际意义分析

本文以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文本为研究的对象物,在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指导下,从语气系统(语气句子和情态助动词)、情态系统(情态和意态)和人称系统(人称代词及其相应物主代词)三个方面分析政治演讲语篇中的人际意义。

(一) 语气系统分析

1. 语气句子分析

特朗普在其任内首份国情咨文中共使用了316个句子。各种语气句子具体使用情况见表1-1。

表1-1: 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中的各种语气

	陈述句	祈使句	疑问句	合计
出现次数	308	7	1	316
所占比例	97.5%	2.2%	0.3%	100%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在特朗普任内的首份国情咨文中,使用数量最多的是陈述句,其次是祈使句,疑问

句则相对较少。

在政治演讲语篇中，陈述句的主要功能是向听众提供与政治家本人态度和见解有关的信息，“陈述句的数量表明提供信息的程度、言语角色的目的性”（郑元会，2008:81）。特朗普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大量使用陈述句，向民众阐述政府的政策方针，宣传自己的执政理念，使民众了解并认同他的政治主张，进而赢得民众对他作为总统的拥护和支持。下面举例说明：

例（1）：Less than 1 year has passed since I first stood at this podium, in this majestic chamber, to speak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and to address their concerns, their hopes, and their dreams./自我第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在这个庄严的厅堂里，代表美国人民发言，强调他们的关切，述说他们的希冀，表达他们的梦想以来，已经过去了快一年的时间。

（Trump, 2018）

从例（1）中我们看到，特朗普首先以一个陈述句作为此次国情咨文演讲的开篇，开宗明义，向听众申明他接下来将作为广大美国人民的代言人进行演讲，以此拉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增加亲切感，此举试图传递出特朗普本人回应民众关切，反映民众呼声的积极意愿。

例（2）：Around the world, we face rogue regimes, terrorist groups, and rivals like China and Russia that challenge our interests, our economy, and our values. In confronting these dangers, we know that weakness is the surest path to conflict, and unmatched power is the surest means of our defense. For this reason, I am asking the Congress to end the dangerous defense sequester and fully fund our great military./在世界各地，我们面对流氓政权、恐怖组织，还有像中国与俄罗斯那样挑战我们利益、经济 and 价值观的对手。在与这些危险对抗时，我们知道是软弱导致了冲突，而无可比拟的力量是捍卫我们自身最保险的方式。因此，我请求国会停止危险的防务开支削减，全力为我们伟大的军队提供充足的军费保障。

（Trump, 2018）

在例（2）中，特朗普将中国和俄罗斯明确定义为“对手”（rivals）和“危险”（dangers），与流氓政权和恐怖集团并列，认为中俄在国家利益、经济发展和价值观等诸多方面对美国形成挑战。在通过使用陈述句向听众提供上述信息的基础上，特朗普还进一步对相关信息进行安全化^③建构，以鼓动美国民众支持其提出的军备扩充方案，并游说美国国会为军队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一般而言，祈使句具有发布命令和提出要求的功能

（罗晶，2017:223）。一方面能够在听众中树立演讲者权威（郑元会，2008:81），另一方面可以用来感召并呼吁听众按照演讲者所期望的方式采取相应行动（高春慧王健坤，2014:49）。在本篇国情咨文中，共用到7个祈使句，仅占全篇句子总数的2.2%。这表明特朗普在演讲中并未过多强调自己的总统身份，而是在向民众发出号召的同时，尽量将自己的政策主张展现为民心所向，民意所趋；着力凸显自己作为美国公民一员的亲民形象，积极营造与民众平等交流的和谐氛围。下面举例说明：

例（3）：So let us begin tonight by recognizing that the state of our Union is strong because our people are strong./所以今晚，让我们首先认可我们的联邦依然强大，因为我们的人民依然强大。

（Trump, 2018）

例（3）中，特朗普将自己看作是“强大”的美国人民中的一员，号召广大美国民众形成国富民强的自我认知，旨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提升民族自豪感。

例（4）：As tax cuts create new jobs, let us invest in workforce development and job training. Let us open great vocational schools so our future workers can learn a craft and realize their full potential. And let us support working families by supporting paid family leave./鉴于减税改革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让我们在人力发展和职业培训领域进行投资。让我们开办很好的职业学校，这样我们未来的工人们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让我们支持工薪家庭，支持全家带薪休假。

（Trump, 2018）

例（4）中，特朗普连用三个祈使句，将自己有意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建构成为在减税带来就业岗位增加的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力求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2. 情态助动词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说话人可通过使用不同的情态助动词表达不同程度的情态意义（黄国文，2011:279）。Halliday（1994:362）将情态助动词赋予了高、中、低三个量值。在本语料中，特朗普总统共有77次用到情态助动词，各种不同量值情态助动词的具体使用情况见表1-2。

表1-2：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中不同量值情态助动词的使用

低（low）			中（median）			高（high）		
can	16	20.8%	will	34	44.1%	must	6	7.8%
may	0	0	would	0	0	ought to	0	0
could	9	11.7%	should	6	7.8%	need	1	1.3%
might	0	0	is/was to	3	3.9%	has/had to	2	2.6%
dare	0	0						
总数	25	32.5%		43	55.8%		9	11.7%

从表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用到中量值情态助动词(*will*、*should*和*is to*)次数最多(43次),低量值情态助动词(*can*和*could*)次之(25次),高量值情态助动词(*must*、*need*和*have to*)最少(10次)。陈丽萍(2010:14)认为,低量值情态助动词的使用注重强调演讲者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中量值情态助动词可用来表达情态类的概率(如:*is to*)以及意态类的意愿(如:*will*)和义务(如:*should*)等,高量值情态助动词通常用来强调演讲者的个人权威,借助政治家本人的政治地位和威望对听众的行为施加影响。请看例句:

例(5): We slashed the business tax rate from 35 percent all the way down to 21 percent, so American companies **can** compete and win against anyone in the world. /我们将营业税税率从35%降低到21%,这样美国公司就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竞争。

(Trump, 2018)

例(6): If you work hard, if you believe in yourself, if you believe in America, then you **can** dream anything, you **can** be anything, and together, we **can** achieve anything. /如果你勤勉工作,相信自己,相信美国,你就可以心怀梦想,你就能够成就自我,团结一心,我们将无所不能。

(Trump, 2018)

例(5)和例(6)中特朗普向民众宣传大规模减税政策为美国带来更多投资和就业机会,使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显著提升,美国自此将开启全新的时代;他鼓励民众要敢于怀揣梦想,对自己和国家充满信心,携起手来努力奋斗,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在这两段极具煽动性和号召力的表述中,特朗普多次选择使用低值情态助动词*can*,从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在鼓励和号召民众的同时内心所持有的保留态度。

例(7): We built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n just 1 year — is it not a disgrace that it **can** now take 10 years just to get a permit approved for a simple road? /我们仅仅在一年之内就建造好了帝国大厦,现在却需要花十年时间才能取得修建一条简单道路的许可,这难道不是耻辱吗?

(Trump, 2018)

例(7)中,特朗普通过时间上的对比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及情态助动词*can*的使用,表达了对当前美国国内不合理的审批制度造成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等问题的遗憾和不满。

例(8): We **will** build gleaming new roads, bridges, highways, railways, and waterways across our land. And we **will** do it with American heart, American hands, and American grit. /我们将在美国的土地上兴建新的道路、桥

梁、公路、铁路和水路。我们会用美国人的心、美国人的手和美国人的勇气去建造。

(Trump, 2018)

特朗普提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例(8)中“*will*”的使用,表达了特朗普政府欲借助本国智慧和劳动力来建设国家的意愿,并把这一意愿的主体扩展到广大美国民众,试图将其建构成为全体美国国民的共同意愿,以达到说服民众支持总统的政治主张,推进政策落实之目的,与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

例(9): Perhaps someday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magical moment when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will** get together to eliminate their nuclear weapons. Unfortunately, we are not there yet.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个神奇的时刻世界各国会共同废弃核武器。不幸的是,我们目前还没到那一步。

(Trump, 2018)

在把中俄视为对手(*rivals*)并将其与流氓政权和恐怖主义集团一同定义为危险(*dangers*)之后,特朗普通过此句(例9)来表达美国希望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控制核武器扩散的意愿。但他同时使用“*perhaps*”来弱化句子语气,并用“*magical moment*”体现句中观点的不易实现性,进而指出目前世界各国尚未形成这样的共识。这样一来,建立强大军队和无可比拟的军事力量(*unmatched power*)就自然成为美国遏制敌对势力,抵御潜在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客观需要,而美国政府则有义务为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例(10): Every Federal dollar **should** be leveraged by partnering with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where appropriate, tapping into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 to permanently fix the infrastructure deficit. /联邦的每一笔出资都应与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相配套,酌情利用民营资本投资,以永久性地解决基础设施赤字问题。

(Trump, 2018)

例(10)中用到中量值情态助动词“*should*”,表达意态类的义务,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与美国各级政府及国内民营资本投资之间建立义务性连结,以减少因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财政赤字。“*every*”这一限定性形容词的使用,在句中起强调作用,加强句子语气,明确指出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必须服务美国利益,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政治考量。

例(11): As America regains its strength, this

opportunity **must** be extended to all citizens. /随着美国重新强大，这个机会必须惠及全体公民。

(Trump, 2018)

例(11)前半句“As America **regains** its strength,”与特朗普参加总统竞选时提出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竞选口号形成呼应；后半句用到高量值情态助动词“**must**”，主张国家发展机会必须惠及全体美国公民并表明特朗普作为总统坚定不移践行这一主张的决心。在此基础上，“**must**”一词中所包含的强烈语气本身也表达了一定的人际意义，有助于提振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号召每位公民积极投身国家建设，共享国家发展红利。

例(12)：We **need** only look at the depraved character of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nuclear threat it could pose to America and our allies. /我们只需要看看朝鲜政权堕落的本性，就能够明白它将会给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带来的核威胁。

(Trump, 2018)

例(12)中使用了“**need**”这一高量值情态助动词，表明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民众有必要认识到朝鲜政权的邪恶堕落本质；“**only**”一词则意在强调朝鲜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的核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二) 情态系统分析

情态系统包括情态和意态两部分。其中，情态重点关注信息交流的概率和频率，意态主要涉及物品与服务交换的义务和意愿。

从表2中可以看出，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更多地使用高值情态词，其中**always**的使用次数最多。请看例

表2：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中情态类型分布

情态类型 情态的值	情态 (modality)				意态 (modulation)			
	概率 (probability)	次数	频率 (usuality)	次数	义务 (obligation)	次数	意愿 (inclination)	次数
高	certain	0	always	8	required	0	determined	1
中	probable	0	usually	0	supposed	0	keen	0
低	possible	2	sometimes	0	allowed	0	willing	0

句：

例(13)：That is what our country has **always** been about. That is what Americans have **always** stood for, **always** strived for, and **always** done. /那是我们的国家一直坚持的。那是美国人一贯主张、为之奋斗且始终践行的。

(Trump, 2018)

例(14)：The struggle will be long and difficult — but, as Americans **always** do, we will prevail. /斗争将会是长久且困难的——但是，就像美国人一直以来的那样，我们终将获胜。

(Trump, 2018)

例(15)：That is why, tonight, I am asking the Congress to pass legislation to help ensure American foreign-assistance dollars **always** serve American interests, and only go to America’s friends. /这就是为何今晚，我要求国会通过立法确保美国的对外援助始终服务于美国利益，并且只给美国的朋友。

(Trump, 2018)

通过“**always**”这一高值情态词的使用，特朗普意在弘扬美国的民族精神，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例13)；表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与毒品犯罪斗争到底的坚定信心(例14)及坚决维护美国(及其盟友)国家利

益的决心(例15)。

另外，文中2处用到低值情态词**possible**。请看例句：

例(16)：In recent weeks, two terrorist attacks in New York were made **possible** by the visa lottery and chain migration. /最近几周，纽约的两起恐怖袭击就是由绿卡抽签和连锁式移民造成的。

(Trump, 2018)

例(17)：When **possible**, we annihilate them. When necessary, we must be able to detain and question them. /如果可能，我们将歼灭他们。如有必要，我们就必须拘禁并审问他们。

(Trump, 2018)

一方面，特朗普将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归咎于不合理的移民制度——是“绿卡抽签”(visa lottery)和“连锁式移民”(chain migration)使得恐怖主义越过边境进入美国成为可能(例16)；另一方面，特朗普强调要尽一切可能消灭恐怖分子，表现了誓与恐怖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例17)。

(三) 人称系统分析

语篇中的人际意义可以借助人称系统(即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得到体现(Halliday, 1994:191)。在政治演讲中，结合不同语境选择不同人称可以反映出政治交

际主体的态度,有助于建立主体之间特定的互动关系,从而实现政治话语的人际功能(王和私等,2013:51;罗晶,2017:223)。在本研究选取的语料中,人称代词及其相应物主代词的具体使用情况见表3。

表3中统计数字表明,特朗普在这篇国情咨文演讲中用到最多的是第一人称,共262次,占比达60.93%。其中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及其相应的物主代词“our”共计220次,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及其相应物主代词“my”共计42次。下面主要选取第一人称代词“we”和“I”分别举例说明:

例(18): After years of wage stagnation, **we** are finally seeing rising wages. /在薪资水平停滞多年后,我们终于看到工资上涨。

(Trump, 2018)

例(18)中首先陈述了国民薪酬水平多年停滞的现实情况,而后用“we”做主语,刻意放低自己的总统身份,拉近与听众之间的距离,表明总统本人与普通民众一样乐见工资收入的上涨,以此营造平等友好的交流氛围。“finally”一词意在向听众表达薪酬的上涨并非轻而易举,而是特朗普政府经过了一番努力才最终得以实现的。

例(19): Tonight, I want to talk about what kind of future **we** are going to have, and what kind of Nation **we** are going to be. /今晚,我想谈谈我们将拥有怎样的未来,以及我们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

(Trump, 2018)

例(19)中,特朗普用了两个“we”,将自己的演讲与美国的未来和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有助于使听众更好地融入到演讲的语境当中,继而获取更多民众的信任,使自己的主张更易被民众接受。

例(20): **I** will not repeat the mistakes of past administrations that got us into this dangerous position. /我不会重复往届政府的错误,让我们陷入这危险的境地。

(Trump, 2018)

例(20)中,特朗普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

作主语,向听众阐明其在应对朝鲜核问题上与往届政府截然相反的原则立场,使广大民众意识到朝鲜核问题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威胁,体现出特朗普作为总统的至高权威和他坚决维护国家领土安全,誓与一切侵害美国国家利益的敌对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例(21): But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y highest loyalty, my greatest compassion, and my constant concern is for America's children, America's struggling workers, and America's forgotten communities. **I** want our youth to grow up to achieve great things. **I** want our poor to have their chance to rise. /但作为美国总统,我至高的忠诚、我最大的同情和我持续的关切都是为了美国的孩子们,美国艰苦的工人们和美国被遗忘的群体。

(Trump, 2018)

例(21)中,特朗普通过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与物主代词“my”和“our”的组合使用,向听众传达他作为总统心系青年成长,关注弱势群体,致力改善民生的强烈意愿和责任担当。

此外,通过表3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第三人称代词单复数的各种不同形式在文中使用频率仅次于第一人称。从功能上看,除一部分“it”在句中作为形式主语出现外,其他第三人称代词单数形式(如:he、she、his、her)主要起到语篇内照应和指示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演讲中多次使用第三人称代词复数“they”来建构特定群体的“他者”形象,以实现与“we”所代表的“自我”形象之间的对立或统一,从而表达一定的人际意义。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例(22): A people whose heroes...**They** work in every trade. **They** sacrifice to raise a family. **They** care for our children at home. **They** defend our flag abroad. **They** are strong moms and brave kids. **They** are firefighters, police officers, border agents, medics, and Marines. But above all else, **they** are Americans. And this Capitol, this city, and this Nation, belong to **them**. Our task is to respect **them**, to listen to **them**, to serve **them**, to protect **them**, and to always

表3: 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中人称的使用分布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单数	复数		单数	复数
人称代词	I/my	we/our	you/your	he/she/her/his/it	they/their
出现次数	42	220	28	83	57
次数合计	262		28	140	
所占比例	9.77%	51.16%	6.51%	19.3%	13.26%
比例合计	60.93%		6.51%	32.56%	

be worthy of **them**. /一个民族的英雄……他们从事各行各业，他们牺牲自我供养家庭。他们在家中照料我们的孩子。他们在海外捍卫我们的旗帜。他们是坚强的母亲和勇敢的孩子。他们是消防员、警察、边防人员、医护人员和海军陆战队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美国人。这幢国会大厦、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属于他们。我们的任务是尊重他们、倾听他们、服务他们、保护他们，并且永远不辜负他们。

(Trump, 2018)

例(22)中，特朗普连用7个“**they**”来指代美国各行各业中涌现出的英雄们(heroes)，首先将其与普通民众相区别，体现这些杰出英雄人物的不平凡性。而后又表明这些英雄人物同时也是美国民众中的一员，旨在引起听众共鸣并号召广大民众用行动给予英雄们应得的尊重、理解和支持。

例(23)：Terrorists...are evil. When possible, we annihilate **them**. When necessary, we must be able to detain and question **them**. But we must be clear: Terrorists are not merely criminals. **They** are unlawful enemy combatants. And when captured overseas, **they** should be treated like the terrorists **they** are. /恐怖分子……是邪恶的。如果可能，我们将歼灭他们。如有必要，我们就必须拘禁并审问他们。但是我们必须明确：恐怖分子不仅仅是罪犯，他们是非法的敌人。如果他们在海外被俘，他们应该被当作恐怖分子一样对待。

(Trump, 2018)

与例(22)不同，例(23)中，“**they**”用来指代恐怖分子(terrorists)，与“**we**”所代表的广大美国民众相对立，特朗普不但将恐怖分子定义为邪恶(evils)、罪犯(criminals)和敌人(enemy)，同时与“**we must**”等表示强烈语气的语言形式连用，表达他本人对恐怖分子所作所为的极度愤怒并号召广大民众坚决抵制恐怖主义，誓与恐怖分子斗争到底。

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相比，文中较少用到第二人称。第二人称代词“**you**”和“**your**”全文共出现28次，仅占人称代词总数的6.51%。从人际功能角度分析，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使用第二人称意在强调所有在场与不在场听众的存在，明确听众在交际中的主体地位，调动听众与演讲者互动的积极性，使观众更好地融入到演讲中，有利于劝诱广大民众支持总统本人的政见与主张。

四、结语

本文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指导下，从政治语言学

角度对特朗普任内首份国情咨文进行了文本分析。分析表明，特朗普在其任内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通过不同的句子语气、情态助动词、情态词和人称代词等的使用充分体现了语言的人际元功能。换言之，在以特朗普总统国情咨文为代表的政治演讲语篇中，演讲者借助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人称系统表达了丰富的人际意义。由此可将政治演讲语篇理解为演讲者(通常是政治家)为准确传达其政治交际意图，达到政治交际目的而与政治交际的其他参与者之间进行人际意义交换的互动过程(苗兴伟, 2004:11)。而特朗普在国情咨文演讲中人际意义的表达皆是服务于他既定的政治交际目的。具体而言，在语气层面，特朗普大量使用陈述语气来分析时局和阐述政治主张；辅以少量祈使语气来彰显总统权威并发动群众。在情态层面，情态词“**always**”和“**possible**”的使用起到弘扬民族精神、表明信心和决心的作用。在人称层面，多以第一人称代词“**we**”和“**I**”做主语，既有助于拉近总统与听众之间的距离，又能够体现总统本人的责任担当，进而赢得民众对总统的信任和支持。

总之，在政治语言学视阈下研究政治演讲语篇中的人际意义，有助于依据不同的政治交际目的为演讲者制定出最为适当的话语策略，有助于使听话人更为准确地理解演讲者在特定语境条件下所要传达的深层政治交际意图，有助于政治语言学研究更为全面地阐释语言与政治之间的共变关系。

注释：

- ① 详情请参见《特朗普总统国情咨文》(Trump, 2018)，本文所引例词均来自《特朗普总统国情咨文》，例词译文均为笔者翻译。
- ② “所谓共变关系是指语言与政治作为社会发展的自变量与因变量要素，一个要素的变化必然带来另一个要素的相应变化，二者之间存在依存与影响的相互关系。”(孙玉华等, 2015:2)
- ③ 安全化是政治行为体通过使用“存在性威胁”话语而把“常规政治”领域推向安全领域的一个过程，是哥本哈根学派基于“言语行为”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一个国际关系学核心概念(艾喜荣, 2016:51-52)。(艾喜荣. 2016. 话语与话语之外：安全化理论发展述略[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6): 51-69.)

参考文献：

- [1] Halliday, M.A.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Second Edi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 [2] Trump, D. 2018.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OL]. The Capitol, Washingto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 2018-5-25.
- [3] 保罗·利科. 2015. 夏小燕译. 从文本到行动[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4] 陈丽萍. 2010. 政治演讲语篇中情态动词的人际意义探讨——以丘吉尔的“就希特勒入侵苏联演讲”为例[J]. 语文学刊(外语

- 教育与教学), (9): 13-15.
- [5] 高春慧 王健坤. 2014. 政治演讲中人际意义的身份建构功能分析——以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 2013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为例 [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 48-51+54.
- [6] 郝瑞松. 1993. 美国的“国情咨文” [J]. 英语知识, (12): 59.
- [7] 胡壮麟等. 2005.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8] 黄国文. 2000. Halliday 系统功能语言学 40 年发展述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 15-21+78.
- [9] 黄国文. 2011. 功能语言学通论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0] 洪迎春. 2012. 美国总统年度国情咨文: 一个长达 212 年的传统 [J]. 中国人大, (9): 52-53.
- [11] 李杰 钟永平. 2002. 论英语的情态系统及其功能 [J]. 外语教学, (1): 9-15.
- [12] 罗晶. 2017. 从语气系统分析特朗普首份国情咨文的人际意义 [J]. 校园英语, (34): 223.
- [13] 苗兴伟. 2004. 人际意义与语篇的建构 [J]. 山东外语教学, (1): 5-11.
- [14] 彭文钊. 2017. 哲学阐释学视域下的政治语言学: 哲学基础、语言观与政治观问题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 26-37.
- [15] 王冬梅. 2008.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理论来源及主要方法 [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8): 174-175.
- [16] 王海峰. 2005. 什么叫“国情咨文”(答读者问) [OL].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4133/1259560.html>, 2018-5-25.
- [17] 王和私 王芙蓉 尹丕安. 2013. 美国国情咨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4): 49-52.
- [18] 孙玉华 彭文钊 刘宏. 2015. 语言的政治 vs. 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 1-7.
- [19] 滕建群. 2018. 论特朗普政府战略重心转移 [J]. 当代世界, (3): 34-37.
- [20] 杨信彰. 2007. 元话语与语言功能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2): 1-3.
- [21] 张德禄. 200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 [J]. 当代语言学, (1): 57-

65+94.

- [22] 郑东升 刘晓杰. 2010. 政治语篇的人际功能——关于布什话语的个案研究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75-82.
- [23] 郑元会. 2008. 语气系统和人际意义的跨文化建构 [J]. 外语学刊, (4): 80-84.

A Political Linguistic Study on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 in Political Speech Discour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rump's Firs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Abstract: M.A.K. Halliday, as a key figure of system functional linguistics, has proposed three meta-functions of language, and founded the interpersonal meaning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 of language. By utilizing theories of system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a political linguistic manner, the text of US President Trump's firs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is taken as a case study to be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in terms of mood, modal and person systems. In so doing,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how intentions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re accurately transmitted by the speaker with interpersonal meaning of language expressed in political speech discourse, which ultimately leads to the achievement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goals.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meaning;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political linguistics